



WEI YUEDU

微阅读  
1+1工程

1+1 GONGCHENG 第二辑



云很白

伍中正

[illegible]



WEI YUEDU

# 微阅读 1+1工程

1+1 GONGCHENG 第二辑



## 云很白

伍中正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云很白 / 伍中正著. —南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 
2013. 10

(微阅读 1 + 1 工程)

ISBN 978 - 7 - 5500 - 0786 - 4

I. ①云… II. ①伍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 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52361 号

**云很白**

伍中正 著

出 版 人:姚雪雪

组稿编辑:陈永林

责任编辑:赵 霞

出 版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发行单位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12

版 次:2014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:128 千字

书 号:ISBN 978 - 7 - 5500 - 0786 - 4

定 价:20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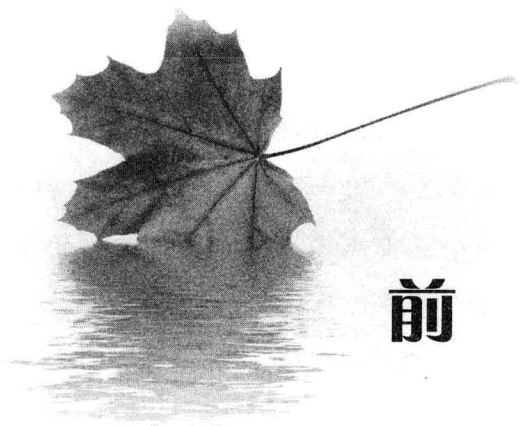
赣版权登字:05 - 2013 - 341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:0791 - 86895108

网址:<http://www.bhzw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影响阅读,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

## 前 言

以“极短的篇幅包容极大的思想”，才能够以小胜大，经过读者的阅读，碰撞出思想的火花，震撼人的心灵。正因为这样，微型小说成为一种充满了幽默智慧、充满了空灵巧妙的独特文体。

如果说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，是互联网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，那么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二个十年里，手机将更为巨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。如今，以智能手机为平台，正在构成一个巨大的阅读平台。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正不知不觉地走进大众的生活。一个新的名词就此产生，它便是“微阅读”。微阅读，是一种借短消息、网络和短文体生存的阅读方式。微阅读是阅读领域的快餐，口袋书、手机报、微博，都代表微阅读。等车时，习惯拿出手机看新闻；走路时，喜欢戴上耳机“听”小说；陪人逛街，看电子书打发等待的时间。如果有这些行为，那说明你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“微阅读”的忠实执行者了。让我们对微型小说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的是，微型小说在微阅读的浪潮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“源头活水”。

肩负着繁荣中国微型小说创作、促进这一文体进一步健康发展的责任和使命,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推出了“微阅读1+1工程”系列丛书。这套书由一百个当代中国微型小说作家的个人自选集组成,是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的一项以“打造文体,推出作家,奉献精品”为目的的微型小说重点工程。相信这套书的出版,对于促进微型小说文体的进一步推广和传播,对于激励微型小说作家的创作热情,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体与新媒体的进一步结合,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。

编者

2013年8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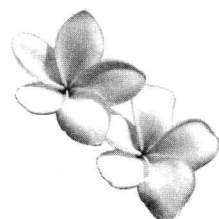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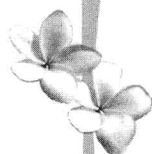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|
| 就要那棵树 .....  | 1  |
| 猎枪 .....     | 4  |
| 洗脚 .....     | 7  |
| 梅镇的夏天 .....  | 10 |
| 守住玉米 .....   | 13 |
| 五十棵板栗树 ..... | 16 |
| 立春 .....     | 19 |
| 木头 .....     | 22 |
| 雨水 .....     | 25 |
| 芷兰秀发 .....   | 28 |
| 椅子 .....     | 31 |
| 天眼 .....     | 34 |
| 麦青 .....     | 36 |
| 鱼籽 .....     | 38 |
| 福鱼 .....     | 40 |
| 破鞋 .....     | 43 |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唐小蕊和她的那个下午 ..... | 46  |
| 宁娃家的猪 .....      | 49  |
| 宋苍生 .....        | 52  |
| 酒 .....          | 55  |
| 清风庭院 .....       | 58  |
| 兰花瓷坛 .....       | 61  |
| 糟糠 .....         | 64  |
| 籽言 .....         | 66  |
| 筋豆 .....         | 68  |
| 粒豆 .....         | 71  |
| 棉袄 .....         | 74  |
| 小瓦匠 .....        | 76  |
| 鱼叉 .....         | 79  |
| 福锁 .....         | 82  |
| 弥留之际 .....       | 84  |
| 戏子老二 .....       | 87  |
| 吞兕羊事 .....       | 89  |
| 割稻的方木 .....      | 91  |
| 新草帽旧草帽 .....     | 93  |
| 回家 .....         | 96  |
| 发羊 .....         | 98  |
| 那一年芒种 .....      | 101 |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兰花花 .....    | 104 |
| 麦芽糖 .....    | 107 |
| 我不往下跳 .....  | 110 |
| 放羊 .....     | 113 |
| 格尔的手机 .....  | 116 |
| 梅花扇 .....    | 119 |
| 灌汤包 .....    | 122 |
| 郑木的稻草人 ..... | 124 |
| 棉鞋 .....     | 127 |
| 云很白 .....    | 129 |
| 旺宝 .....     | 132 |
| 歇晌 .....     | 135 |
| 刘家玉的刀 .....  | 138 |
| 清静 .....     | 141 |
| 红薯 .....     | 144 |
| 一棵没有少 .....  | 147 |
| 紫桐 .....     | 150 |
| 受伤的鸽子 .....  | 153 |
| 法水 .....     | 156 |
| 最后的牛 .....   | 159 |
| 夕阳 .....     | 162 |
| 宋体 .....     | 164 |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青秧 .....          | 167 |
| 吹鱼 .....          | 170 |
| 砂眼 .....          | 173 |
| 1983 年的那头野猪 ..... | 176 |
| 谁来证明你的马 .....     | 179 |
| 羊子善 .....         | 182 |





## 就要那棵树

米唐的门口长着一棵树。树是樟树，枝繁叶茂，像一大团无法握住的云。

米唐常常对那棵树一望好半天。她在树下唱歌，在树下写字，还在树下跳舞。米唐娘看见了，说，米唐不唱了，该吃饭了。米唐就不唱了。米唐娘说，不写字了，该去撒把鸡食。米唐就不写了。米唐娘还说，米唐，不跳了，该去园子里剥些菜叶来。米唐就蹦蹦跳跳去了菜园。

米唐考进了城里的学校。那棵树成了米唐学费的一小部分。凑学费的那些日子，米唐娘就想到了门前的樟树。当米唐娘的身后跟着几个肩背锄头手拿斧锯绳索的人时，米唐就知道，再怎么挽留这棵树也迟了。

那一大团无法握住的云倒下来的时候，米唐远远地站着，买树的人也远远站着。树一倒地，米唐抓着一根枝就哭起来。买树的人见了，劝她：米唐，别哭了，不就一棵树么？

那些挖树的民工也跟着帮腔：再说，树就栽在离你学校不远的地方，你还可以去看！

米唐就渐渐地止住了哭。

买树的人示意那几个人锯断了一些树枝。那几个人手中的锋利锯子，来来回回地寻找树枝最柔弱的部分下锯。树枝脆裂的声音很响，响在米唐空旷的屋前。

树让一家工厂买走，那家工厂在城里。米唐看见那棵脱光了衣服的樟树走上了去城里的路。

米唐在樟树生长的地方，又开始唱歌。米唐娘听了，说，米唐，不唱了，你比娘幸运，树到了城里，你还在城里能看见，娘就真的看不见了。

娘的话，又说出了米唐的眼泪。



米唐沿着那棵树走过的路，进了城。

米唐念书的学校，隔那家工厂不远，也就是隔那棵树不远。米唐下了课，就对那家工厂望，就对那棵树望。

星期天，米唐就去看那棵樟树。米唐看见樟树栽在厂门口。厂子里的人很讲究，还为樟树搭了远看近看有点黑的凉棚，树很快就活了过来。那些发出来的新芽长出来的新叶就说明了树没有死。米唐还看见有一个人还在为树浇水。渐渐地，米唐就跟浇水的那个人熟了。浇水的是老魏。米唐每次走的时候，就跟老魏说，魏叔，很感谢你，过几天来看你。说完，米唐就默默走开。

回到宿舍，米唐拿出画笔和纸，一笔笔，很快画出了那棵树。画完，米唐把那幅画贴在床头。她起床时看，睡觉前还看。同宿舍的女生弄不明白，就问：米唐，好多的实物可以画，干吗要画一棵樟树？米唐淡淡一笑，再不多说。

再出去，米唐邀了个有照相机的女生。在树下，那个女生为米唐照了好几张照片。

米唐回到家。米唐就高兴地对娘说，娘，那棵树长得好好的，还发了芽。说完，米唐还拿出了在树下照的照片。娘听了看了跟着高兴。米唐说，娘，往后，我还要买回那棵树！

米唐还到那棵树下去。接纳城市的阳光和雨水，樟树完全活过来了，再没有那黑黑的凉棚遮盖它美丽的身躯。米唐站在树下，老魏还在为那樟树浇水。只是那些从厂里出来的人，边走边说，有的人说到了树，说到了厂长，说厂长不应该拿职工要发的福利去买树，说这厂弄不好就要垮了。老魏看着他们走远，才对米唐说，米唐，这厂子怕不行了。

米唐问，魏叔，厂里的人往后会不会对这棵树起坏心？

老魏说，工人情绪不稳，说不定哪。

米唐“啊”了一声。米唐很艰难地从那棵树下走回了学校。

米唐从那所学校毕业后就恋爱了。

米唐领着男友走向那棵树。站在那棵树前，米唐停下步，用手指着那棵树枝说，你看你看，那棵枝上还歇了一只黑鸟。男友顺着她手指的方向，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。

米唐说，你多看一眼，就不行？男友说，行。男友就紧紧地盯着那棵树。那树上的一只鸟让他盯飞了。



这个时候，米唐很幸福，也很沉醉。她让男友的手轻轻地挽住了自己的腰。

这个时候，米唐的眼里就有一些晶亮的泪水。

城市这么大，这么繁华。米唐最喜欢的地方就是那棵树下。她经常把男友带到那棵树下。她看见那些从城市吹来的风，一阵一阵地翻看樟树的叶片；她看见那些枝头落下的叶片很眷恋地飘向大地；她还看见老魏很坦然地在树下做最后的守望。

男友起初弄不明白。男友说，米唐，恋爱的地方多着呢，你再换个地方行不行？你说行，我把那棵树买给你！

米唐要的就是这句话，她等的就是这句话。

米唐的眼里浸着泪水说，这棵树就是我家原来门口的那棵树，我想让她回家！

男友说，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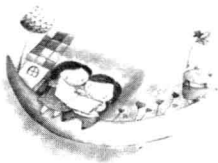
米唐门口的樟树又回来了。

米唐也请人给那棵樟树搭了凉棚。她还对娘说，娘，有空的时候，给树浇上水。

米唐走后，村里有人和米唐娘坐在屋里聊天，聊着聊着，就聊到了门口的樟树：米唐娘，你家米唐能耐呢，那棵你舍不得卖的树，又给你弄回来了！

米唐娘说，当日挖门口的樟树时，我家米唐还在树下哭呢。我就晓得她舍不得，说不定她还要把这棵树要回来。

米唐娘说完，两行泪径直往下落。



## 猎 枪

在陈家庄，陈丁有猎枪，一杆新的，一杆旧的。旧的猎枪，陈丁不用。

冬天，陈丁用猎枪会打来很多猎物。这一点，女人早秋很明白。

早秋身上每次穿的新衣服，脚上穿的新鞋子，都是陈丁用猎物在人声鼎沸的铺子兴高采烈换来的。很多次，陈丁在早秋面前口气坚定地说，愿意一辈子用猎物为早秋换衣服换鞋子换她想要的东西。那话一说出口，早秋脸上的高兴，久久不愿退去。

陈丁非常爱惜猎枪，就像他爱惜着的早秋。有空，他把那杆新猎枪的枪管擦得乌亮乌亮。擦枪时，他还把早秋叫在身边，越擦越亮的枪管，把坐在一旁的早秋，看得发呆。

不用猎枪时，陈丁就把猎枪挂在床头。

“陈丁，我有点怕，你咋把枪挂在床头？”早秋过门那天，看见床头挂着的猎枪就问。

陈丁一笑，说，有枪在，怕啥？

有陈丁壮胆，渐渐地，早秋就不怕猎枪了，甚至，她还敢动手去摸猎枪了，摸摸枪管，摸摸枪托，最终，整个猎枪，她都敢摸了。

早秋也学着陈丁的样子，把猎枪端起来，对一棵树瞄准，对树上的一只鸟瞄准。最后，她调转枪，傻傻地对陈丁瞄准。陈丁见了，说，早秋，别瞎闹，快点把枪放下！

“放。就放。”早秋傻傻地说。

秋天，派出所下发了收缴猎枪的通知。

陈丁觉得，旧枪废了，收走就收走，也不觉得可惜。他对早秋说，上面来人收枪，就说，枪没了，再不放过的话，就拿出那杆旧枪来应付。

陈丁还说，我跟九木说好了，他也只交那杆旧枪。



早秋明白，陈丁不为别的，就为猎物。

早秋对着陈丁说，到时候，派出所来人，我只交旧枪，还不成？

陈丁说，成。

陈丁就把挂在床头的枪藏了起来。

果真，派出所来了年轻的干警。干警站在陈丁的门前，用手轻轻敲着门。

“我家男人陈丁不在，他的枪还在，只是一杆旧枪，派不上用场了。”早秋对着干警说。

干警非常严肃地说，所里早就调查过了，陈丁还有一杆新枪。

早秋不说话，只摇头。

走之前，干警说，把那新枪交了吧，以后会省事的。

早秋一个劲地摇头。干警收了旧枪，走了。

陈丁回来，早秋告诉他，旧枪让派出所收走了。

陈丁听了，很久，才狡黠地一笑。

冬天，陈丁想到了打猎。

陈丁打猎不是一个人，而是跟九木一起。过去，两个人带上猎狗从山的这边往山的那边赶。往往，到了山的那一边，那些被追赶得急的兔子、野鸡就在枪声里落下、跌倒。

陈丁背着枪，深深地亲了一口早秋后就一脚迈出了门。早秋在屋里喊，陈丁，枪要拿好。

陈丁回一句，拿得好。他的背影就留在了早秋眼里。

陈丁跟九木打猎。九木走前面，他走后面。

九木一脚没走好，身子一趔趄，手指扣动了扳机，一声枪响，惊动了整个山林。

九木猎枪管内的子弹很快地飞出去，子弹很快伤到了陈丁。陈丁一脸是血地倒在了山里。

陈丁安静地躺在山里，手里死死地抓着猎枪。

早秋赶到山里，陈丁的气息非常微弱。早秋说，陈丁，是我害了你，当初交了猎枪，就不会有事了。

陈丁低声说，早秋，枪没上交，我也后悔。只是这事不能牵扯九木，千万不要把九木搭进去。如果有人问起，就说，我自己的枪走火。陈丁断断续续地说。



早秋坐了下来，双手扶起陈丁。陈丁安静地躺在早秋的怀里。

九木过来料理了陈丁的丧事。九木一走，早秋就把猎枪挂在床头。早秋一看见那杆枪，就小声地哭一会，哭完，就擦干眼泪。

早秋活在跟陈丁拥有猎枪的日子里。

一年后，早秋有了新的男人，男人是陈家庄手艺最好的木匠。

早秋说，木匠，把那杆枪带上！

木匠答应了早秋，就把猎枪背在了背上。

木匠每次出门，背着猎枪。他每次安全地出去，每次都能平安地回来。早秋也很高兴。

有一次，新来的派出所所长看见木匠背着猎枪，就一声叫住了木匠。

木匠胆小，听见所长叫喊，就停了。

所长说，出门咋背杆枪，想做坏事不成？

木匠先摇头，然后说，不做坏事。

所长说，这枪，你不能乱背了，必须交到所里。

木匠死死地护着枪。

木匠看看所长，然后把枪给了所长。

木匠无奈地回来，他对早秋说，枪让派出所所长收走了，所长还说，那杆枪早就要收走的！

剥脑壳的木匠！没卵用的木匠！早秋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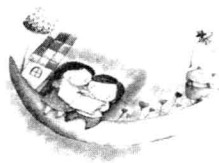
骂声渐小，早秋开始抽泣。

那是我家男人陈丁死之前都要我好好看着的猎枪呢。早秋边哭边说。

木匠让早秋骂低了头。

早秋不哭了，双手抱着木匠，说，木匠，枪收走了也好。往后，我再不活在和陈丁拥有猎枪的日子里。

木匠一听，抬起头，轻轻擦着早秋脸上的泪。



## 洗脚

我还没有回家，半路上就让孙红塔给截住了，他拦住我打的出租车，做了两遍让司机掉头的手势。

司机拗不过他，只好掉转了车头，只好拉开车门，只好让孙红塔上了车。

洗脚去洗脚去。孙红塔坐在车上，嘴里不停地说了。

还是那个孙红塔吗？一路上我在想。

孙红塔就是我们那个村的村主任，没出过远门，当主任一年后，孙红塔对村里的干部和组长说，走，去葛洲坝看看。他每次说那话都底气十足。

每次说起到葛洲坝看看，就有干部不满，当着他的面说，孙主任，下回，你真要带我们去了，都让你哄了好几回了。

孙红塔听了，红着脸，一笑。

孙红塔那天听收音机，说有个村的村主任，拿着村里的钱游山玩水，结果掉了职。

孙红塔再不说带着干部和组长去葛洲坝了。

后来，有个组长，自己掏钱，去了葛洲坝。回来后说，孙主任，葛洲坝气势大呢。他就说一句，再不往下说。孙红塔支棱着耳朵听，再没听到下文，样子急急的。

那个组长说，你自己花钱去一趟！孙红塔瞥一眼组长，然后狡黠地一笑。

天还没黑尽，城市边沿的灯光就强烈起来。一直以来，我习惯了这种灯光的刺激。孙红塔会习惯吗？他要带我到哪家洗脚城？出租车在向洗脚城靠近。

孙红塔的手臂让田三皮砍了一刀。



田三皮很少住在村里，多半在城里。那天，他约了几个黑道的人来捕孙轻卡塘里个头大的鱼。

孙轻卡的黑毛狗汪汪地叫，叫声打破了村庄的宁静。他不敢做声。

孙红塔看见了，说，孙轻卡，那是你的鱼呢。

孙红塔就报了案。田三皮就进了派出所。第二天，田三皮从派出所出来，拿了把雪亮的砍刀，就对孙红塔下手。孙红塔手一举，砍刀果断地落在手臂上。

孙红塔说，田三皮，我愿意挨你一刀，你走远点儿！

田三皮收了刀就走。孙红塔的手臂看样子伤得不轻，他一路用手捂着，走到了村医疗室，缝了几针。

孙轻卡跑过去看，看着看着，就过意不去，说，孙主任，你是为了我才挨的刀，年底，鱼起上来，再过来谢你。孙红塔说，不用不用。

大热天，孙红塔一件皱巴巴的短袖衣衫穿出来，有人看见孙红塔手臂上的刀疤，就说，田三皮那一刀不轻呢。

我也看见过他手臂上的刀疤，就在他挥手示意村干部拉我家的猪时。

孙红塔示意司机停车，并用手指了指一家洗脚城。

孙红塔怎么也不让我付出租车费。他拿出一张大钱，静静地等司机找了零，才对我说，小子，走吧。

我有点不情愿地躺在了睡椅上，漂亮的小姐就抓住我的脚洗起来，我闭上眼睛，尽情地享受孙红塔给我花钱买来的舒服。

那年秋天的下午，村主任孙红塔领着村干部来拉我家的猪抵费。娘对他说，你拉吧。

我说，只要我在，你孙红塔就别想拉走我家栏里的猪。

娘说，让他拉吧，你有本事，就出去。

孙红塔跟着说了一句，你有本事就出去。

我走的时候，骂他，狗日的孙红塔，你当不了一辈子村主任。

背后传来的是孙红塔的声音：小子，你有了本事，再回来让我瞧！

我快速地在那条高低不平的村路上走着。路边的一棵柳树上，一只躲在树阴里的蝉在尖锐地叫。

我去了隔着很多乡村的城里。

我在城里的一家报社做起了记者。我的名字不断地在报纸上出现。

我也不断地得到孙红塔的消息。